

池荷跳雨



许多人不喜欢长江一带的梅雨天,一旦下起雨来,便没完没了,一切都潮乎乎的。我却偷偷喜欢,因为梅雨来时,荷花也开了。宋人赵师秀有应景诗句: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我很想把它篡改成: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朵朵花。

霏霏的梅雨中,一朵两朵的荷,悄然开了。如果你刚好经过某个池塘边,一眼瞭见青波碧叶之上,一朵两朵的红润娉婷,心头就颤动了一下,惊喜啊!那徐徐舒展的花瓣,如胭脂上了少女的脸,那么明艳,那么鲜妍。又自带小莲房,把数颗缜密的心事,藏在里头。这样的花朵,袅娜于一池青碧之上,浑身上下,荡漾着可爱和温柔,在雨天里,闪闪发光。

再找不到比荷更具奉献精神的物种了。人类食用莲藕与莲子

的历史相当久远。早在西周时期,荷就成为日常种植的农作物之一,低洼水泽处,皆能见到它。北魏的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里,还专门介绍了“种藕法”。

除了食用价值颇高外,荷的观赏价值也极高。“览百卉之英茂,无斯华之独灵。”曹植曾发出这样的慨叹。细想想,百卉之中,也确实没谁的风华能超过荷。“田田初出水,菡萏念娇蕊。”是它天真年少时,很美;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是它风华正茂时,很美;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是它花凋叶残时,也很美。它就没有不美的时候。即便成残荷了,骨子里的那份孤傲、萧索和孑然也屹立不倒。那时候,水映荷,荷映水,每一枝枯荷遗世独立,大有古代圣贤的风骨。让人联想到屈原,想

梧桐树

公寓楼的窗前有好几株梧桐树。这些都是邻家院子里的东西,但在形式上是我所有的。因为它们和我隔着适当的距离,好像是专门种给我看的。它们的主人对于它们的局部状态也许比我看得清楚,但是对于它们的全体容貌,恐怕始终没看清楚。因为这必须隔着相当的距离方能看见。唐人诗云:“山远始为容。”我以为树亦如此。自初夏至今,这几株梧桐树在我面前浓妆淡抹,显出了种种的容貌。

当春尽夏初,我眼看见新桐初乳的光景。那些嫩黄的小叶子一簇簇地顶在秃枝头上,好像一堂树灯,又好像小学生的剪贴图案,布置均匀而带幼稚气。植物的生叶,也有种种技巧:有的新陈代谢,瞒过了人的眼睛而在暗中偷换青黄。有的微乎其微,渐乎其渐,使人不觉察其由秃枝变成绿叶。只有梧桐树的生叶,技巧最为拙劣,但态度最为坦白。它们的枝头疏而粗,它们的叶子平而大。

在夏天,我又看见绿叶成阴的光景。那些团扇大的叶片,长得密密层层,望去不留一线空隙,好像一个大绿幃,又好像图画中的一座青山。在我所常见的庭院植物中,叶子之大,除了芭蕉以外,恐怕无过于梧桐了。芭蕉叶形状虽大,数目不多,那丁香结要过好几天才展开一张叶子来,全树的叶子寥寥可数。梧桐叶虽不及它大,可是数目繁多。那猪耳朵一般的叶子重重叠叠地挂着,一直从低枝上挂到树顶。窗前摆了几枝梧桐,我觉得绿意实在太多了。古人说“芭蕉分绿上窗纱”,眼光未免太低,只是阶前窗下的所见而已。若登楼眺望,芭蕉便落在眼底,应见“梧桐分绿上窗纱”了。

一个月以来,我又眼看见梧桐叶落的光景。样子真凄惨呢!最初绿色黑暗起来,变成墨绿;后来又由墨绿转成焦黄;北风一吹,它们大惊小怪地闹起来,大大的黄叶便开始辞枝,起初突然地落脱一两张来,后来成群地飞下一大批来,好像谁从高楼上丢下来的东西。枝头渐渐地虚空了,露出树后面的房屋来,终于只剩几根枝条,恢复了春初的面目,样子怪可怜的。

丰子恺

(本版文章均为节选)

到他理想化的装扮:“制芰荷以为衣兮,集芙蓉以为裳。”

看荷花,宜清静。最好是小小的池塘,花也无须多,就三五朵娉婷。年轻的姑娘出了门,乍见到洼地里开得好好的荷花,心头一喜,随即却溢出满满的委屈:这么美的荷花啊,这么美!偏偏你不在。她真的好伤感,荷花惹动了她的情思和愁绪。彼时,能和心上人一起共把荷花赏,该是她最大的心愿。

宋人李重元不用如此伤感了,他已然走进婚姻中,过起老夫老妻的日子。小小院落,旁有小池塘,塘里有蒲有荷。晌午下过一场雨,雨停后,一塘的荷香,顺风潜入,灌满小院。刚摘下的李子和瓜,搁在井水里,散发出清凉的气息。他和妻在一院的荷香里用过午饭,开始铺纸研墨。妻坐在一旁的竹床上做针线陪他,困意上来,她眯起眼睛打盹:风蒲猎猎小池塘,过雨荷花满院香,沉李浮瓜冰雪凉。竹方床,针线慵拈午梦长。

突然怀念起小时的乡下,几家人共用一个小池塘,平日的吃喝洗涮全在里头。塘里面长菱角,也长荷。荷花开的时候,三五朵不等,撑着一张粉艳的大脸庞,静静凌步于水面之上。我们摘下荷叶来,当帽子顶在头上。

丁丽梅

心在千山外

在中国的北部边陲,也就是我的故乡大兴安岭,生活着一群以放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人。他们住在晚上可以看见星星的撮罗子里,食兽肉,穿兽皮。他们中一个老萨满的命运引起了我巨大的情感震荡。

萨满在这个部落里就是医生的角色。他们为人除病不是用药物,而是通过与神灵沟通。

不论男女,都可成为萨满。他们在成为萨满前,会表现出一些与常人不一样的举止,展现出他们的神力。

萨满在为人治病前要披挂上神衣、神帽和神裙,还要宰杀驯鹿献祭给神灵,祈求神灵附体。这个仪式被称为“跳神”。

我要说的这个萨满,已经去世了。她是这个放养驯鹿的鄂温克部落的最后一个萨满。

我觉得她悲壮而凄美的一生深刻地体现出了人的梦想与现实的冲突。

治病救人对一个萨满来讲,是她的天职。当这种天职在现实中损及她个人的爱时,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,也就是“大爱”。

真正超越了污浊而残忍的现实梦想,是人类渴望达到的圣景。这个萨满用她那颗大度、善良而又悲悯的心达到了。

我觉得她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,她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部杰作。一个作家要有伟大的胸怀和眼光,这样才可以有非凡的想象力和洞察力。

我们不可能走遍世界,但我们的心总在路上。这样你即使身居陋室,心却能在千山外。最可怕的是身体在路上,心却在牢笼中!

迟子建

M 名诗荟萃

家

尤里安·科恩豪瑟

已不是那些长凳、汤匙
窗下的小冷杉了
起来吧,所有死亡的鸟儿
已不是那个家了
雪越来越黑
痕迹不存在了
彩笔散落在地板上
一张白纸
船桨被旗子盖住
清晨五点鸣响的警笛
土地,土地,快一些。
看,多少鞋油,多少草帽
胸口插着刀的查理·卓别林
让我们航行吧,朋友
翻转的土地啊
让我们驶向某物
始终向着某物